

衛生寶鑑

元 羅天益著



衛生寶鑑

卷一

元羅天益著

衛生寶



商務印書館

衛生寶鑑

元 羅天益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11號)

新書出版

商務印書館主編印刷

統一書號14031·57

1959年11月初版

開本 787×1092 1/32

1959年11月上海第1次印刷

字數 255,000

印張 15 14/16

印數 1-4,300

定價：(10) 2.00 元

出版說明

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元羅天益著。元史沒有天益傳，新元史卷二四二附李杲傳云：「弟子羅天益，字謙甫，亦真定人。能傳其學。」寫得很簡單，沒有提到他的著作。明文淵閣書目醫書類有衛生寶鑑三冊，闕。又高儒百川書志謂：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元東垣老人門人羅謙甫著。焦竑國史經籍志四下子醫家經論著錄相同。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補元人著作有：羅天益衛生寶鑑二十四卷，注：「字謙甫，棗城人，東垣弟子。」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著錄衛生寶鑑外，尚有內經類編試效方九卷。據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九內經類編序，稱類編一書舉一切治病用藥之法，都歸之於內經，是奉師命編輯的。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四十二著錄此書云：「東垣先生試效方九卷，元刊本，金李杲撰。焦氏經籍志，倪氏（燾）補遼金元志，錢氏補元志俱著錄，俱無先生二字。倪氏作羅天益撰。蓋謙甫爲東垣弟子，編錄其師之方成帙，故亦可以題其所撰也。」正定府志也有一謙甫之試效方，洵傑作不可及者」的話（畿輔通志二九五雜傳九引）。從以上的材料，可知這部試效方最初名內經類編，全名爲內經類編試效方，刊板時又改名東垣先生試效方。現在書雖流傳本極少，但也

可說明羅氏尚有與師合編的另一種醫方專著。

羅天益是河北省藁城人，藁城在宋金時代屬真定府，元太宗（窩闊台）六年（一二三四）升爲永安州，七年復爲藁城縣，屬真定路（見嘉慶重修一統志九冊正定府一）。因爲地名變動，所以或題真定，或題藁城。據本書硯堅序，他曾擔任過太醫，詳細事蹟未見旁書提到。但在本書中羅氏對於自己所用的藥方，都載有醫案，並紀有年月，最早爲宋淳祐六年丙午（一二四六）歲，居藁城爲人治疔瘡，（卷十三，一七三頁）。參見附注到最晚的元至元二十年癸未（一二八三）奉旨往治中書右丞相孫病（卷十七，二八六頁）。在此三十七八年中，剛遇到元兵南下，北方淪陷，他一再「從軍」「隨軍」「承應」在軍中當太醫，幾次奉詔旨到六盤山爲丞相、長官等治病，記載經過很詳細。從這些材料，也可以約莫知道他生卒的年代，並可補史傳的闕遺。

羅天益學醫於同里人李東垣門下，東垣的醫學，淵源出於易州張潔古一派，兩人都是金元時代河北的名醫。極論寒涼峻利之害，與劉河間、完素、張子和、從正主張寒涼攻下者，針鋒相對，別樹一幟。羅氏此書集錄諸家之說，承襲了李氏的理論，加以自己的經驗良方，詮次而成。卷一至卷三爲藥誤永鑑，卷四至卷二十爲名方類集，卷二十一爲藥類法像，卷二十二

至卷二十四爲醫驗紀述。最後一卷爲補遺，係後人重刊時所增。羅氏在醫學上的成就，在書前各序中，已都載明，不擬在此再重複。有人認爲他處方中的用藥，一般多主滋補，不施攻法，似乎執於一偏；其實從各方中兼用汗劑、吐劑、下劑三法，可見實際也不完全如此。當然古人的著述，有精華，亦有糟粕，如何善用其長，就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如法炮製，是極端危險的。

本書前有至元辛巳（十八年，一二八一）及癸未（二十年，一二八三）兩序，知他在生前已刻板刊行，所以不久在延祐二年乙卯（一三一五）杜思敬編刊濟生拔粹十九卷時，已把衛生寶鑑中的方案摘出一卷，列入書中第十八卷。但是這個書板，遭元末兵燹燬去，傳錄的抄本又多遺漏訛字（見本書蔣用文、胡廣序）。到明永樂十五年丁酉（一四一七）吳郡韓夷才把家藏本重刊行世，但流傳本也不多，現北京中醫研究院圖書館藏有一部。此後在弘治七年甲寅（一四九四）補刊一次，萬曆間（一五七三—一六一九）明德堂又補刊一次。這三個刻本，同是蘇州版，行款字數都一樣。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間，三原李錫齡把它校刊重新雕板，收入惜陰軒叢書中。我們這次就是據叢書本排印的，在排印之前，並參考了明永樂、弘治據北京圖書館所藏日本影抄弘治本兩本校正一些誤字和脫漏，兩本原有誤字，已經李氏校正。

的，仍以李本爲主，不再改回。僅在各本有異同而又足兩可或未能一時作決定的，另錄出寫成一校勘表，附於書後，以供讀者參考。

附注 本書第一〇二面有紹興癸丑待次四明之語，按癸丑爲宋高宗（趙構）紹興三年（一一三三），離元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有一百五十年之多，或是引前人成方，或爲誤字，不足爲依據。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

重刊衛生寶鑑序

醫自軒岐設教。其爲天下斯民慮。至深遠也。然去聖既遠。教雖存而不免寢至失真。此所以必又待豪傑之士爲之維持發越。而後可以永其傳也。歷代以來。若秦越人。淳于意。張仲景。華元化。孫思邈。蓋皆其人焉。奈何自思邈而下。世代益遠。所失益甚。士之習醫業者。各尊所聞。行所知。悞悞乎莫知適從矣。是故凡遺書所存。其處方立論。紛紛乖繆。或氣運之有遺。或經絡之不審。或表裏升降而混於所施。君子於此不能無譏議焉。天愍斯民。嗣生豪傑。而鎔河間。張潔古。李東垣諸公者。挺然復出。啓前聖不傳之祕。煥然爲後學之模範。然當時學者。惟真定羅謙甫氏。獨得李氏之正傳。故所輯衛生寶鑑一書。論病則本於素難。必求其因。其爲說也詳。而明制方則隨機應變。動不虛發。其爲法也簡而當。大抵皆採摭李氏平日之精確者。而間鹽括以己意。旁及於諸家者也。江左舊有刻板。兵燹不存。士大夫家罕有其書。雖間有能謄錄者。往往病於差繆。棄置不省。後生晚學。殆有未嘗經目者矣。吾友院判韓公公達。爲予言其幼稚時。嘗承先君子復齋先生之訓。謂羅氏深得李氏不傳之奧。其處方立論。不偏於一。而於鍼法本草。莫不備述。實醫家至要之書。嘗警校其訛舛。欲重刊行而未暇。汝輩當繼志勿忘也。先人沒已久。言猶在耳。某今幸承澤餘。叨仕醫垣。日近聖天子清光。思所以報稱萬一者。惟是書爲然。恒惜其傳布之不廣。逆命醫士。饒垣繕寫。捐俸賞鳩工。僦木與衆共之。子晝爲序。嗚呼。羅氏之書。將翕然爲人所爭誦矣。夫李氏之學。得羅氏

而益明羅氏之書得韓氏而傳播不朽是其嘉惠後學羽翼醫教之盛心於何如也因不辭而贅以爲末序云

永樂十五年歲在丁酉冬十一月癸丑太醫院院判淮南蔣用文書

序

衛生寶鑑者。羅謙甫所著之書也。謙甫。東垣李明之之門人。東垣在當時。有國醫之目。已達交輿。謙甫蓋升其堂而入其室者。發言造詣。酷類其師。有裨於前人之未備。書已板行。元末燬于兵燹。故今少見全籍。近年以來。間有抄錄之者。又多遺逸。獨吳郡韓氏家藏爲善本。蓋復齋韓公恒補其缺略。正其訛誤。此書之不廢。其有幸矣。復齋嘗欲鐫梓以惠於世。有志未遂而卒。遺命屬其子公達。公達拳拳服膺不忘。既刻東垣脾胃論。及內外傷辨。用藥珍珠囊三書已。又刻完是書。爲費不貲。卒成其先人之志。閱徵廣文爲序。竊觀方書。古今不一家。其或有非出於良醫師之手集錄。往往用之。或失其宜。不能收效。而反有戕賊人者。非方之罪。蓋不知醫之誤也。大抵醫家著述。其說尤難。一或失理。生死安危。在毫忽間耳。世或病張長沙著論。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兒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治。斯殆所謂難也歟。今觀謙甫是書。備諸證療。蓋斟酌古方。而參以己意。且一一經試用之。無不神應。如養由基之於射。百發百中。誠有裨於醫道爲不少矣。復齋深究其然。乃欲廣其傳。以壽斯人於無窮。閱世疾苦之心切矣。公達克推是心。無所遠焉。果能俾是書之傳。如其先人之欲。賢哉。公達之爲人子也。使其書家列而戶置之。其功不亦溥乎。窮鄉下邑之士。猝然有疾。不得良醫師。得是書而觀之。對證以求方。依方而服藥。必灑然如視。不至於束手待斃。使凡淺之夫爲醫者。得是書而觀之。於用藥必有所循。必不至於謬誤。其爲惠澤於人者。詎可涯乎。遂

書以爲序。以見公達父子之用心也。今國家覃至仁以爲治。賡斯世斯民於壽域之中。而公達之爲。蓋有所助也歟。公達名夷。仕爲太醫院判。忠勤端慤。小心慎密。尤爲上所知遇云。

永樂十五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戊戌。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廬陵胡廣序。

序

吳郡韓公復陽。精於醫學。嘗以李東垣門人羅謙甫所著衛生寶鑑書。詳加考訂。將壽諸梓。未就而歿。公之季子公達。克世其業。遭逢聖明。仕爲太醫院判。嘗持此書語予曰。吾將刻之以成先志。幸一言以序之。予既諾而未暇爲。今年冬。公達又歿。其子布復泣且拜。懇求不已。予惟上古聖神。閔斯民之扎瘡天閼。不得以全其壽。於是爲之醫藥以濟之。厥後名醫世出。各以意見著方書。聯篇累牘。非止一家。然用而試之。有得有失。獨近世東垣所著內外傷辨等篇。發前人之所未發。故其所著之方。靡不神效。謙甫受業其門。得聞至論。其爲此書。斟酌損益。具載悉備。嘉惠於世者厚矣。公達既精通其藝。上承於眷遇。下濟於斯人。而尤惓惓以繼先志爲務。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予於公達素相知。於其歿。豈能忘言哉。世之爲醫者。得此書。誠如鑑之燭物。一舉瞭然在目。必不至於差謬。凡有疾者。觀於此書。誠足以衛生。不至於危殆。然則此書之傳。其功不亦博乎。遂書以序于後。

永樂十五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戊申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兼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榮書

序

太醫羅先生。學於東垣李君。源流於易水張君。其道大行。懼夫二君之傳久而泯沒也。集錄銓次而刊之。梓者。非一編矣。暇日。攷成書四帙。見示。而曰。且將板行。一序毋吝。翻而閱之。曰。藥誤永鑑者。知前車之覆。恐後人蹈之也。曰。名方類集者。古今之方。擇之已精。詳而錄之。使後人有所據依也。曰。藥類法象者。氣味厚薄。各有所用。證治增損。欲後人信之也。曰。醫職紀述者。遇如是病。用如是藥。獲如是效。使後人慎之也。大抵皆仁者之用心。抑論之。天下之事。辨之不明。固有似是而非。利於此而害於彼者。况醫之爲道。陰陽虛實。千狀萬態。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合四者而一之。名曰衛生寶鑑。夫鑑之本明。其應物也。無心乎妍醜。而妍醜莫能揜。得是書者。誠能習而讀之。玩而味之。了然於心。而無疑。一旦臨用。如鑑之虛明。物來而應。若妍若醜。無纖毫之差。其用豈不博哉。不然。未用時。置之高閣。倉卒間。但備檢閱。殆有辨之不明。似是而非。其所失。不啻霄壤。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殆非先生垂示後人之意也。

至元辛巳冬至日鄧城硯堅題於卷首

序

夫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爲難。至著書垂訓。冀後世必然之用者爲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予言。初受簡席下。東垣先生曰。汝將爲爲人之學歟。聞道之士乎。請曰。愚雖不敏。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指。乃所願也。故十數年間。雖祁寒盛暑。親炙不少輟。真積力久。盡傳其私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不外乎陰陽變徵。我能參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爲可爾。用是以所得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審藥爲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爲一書。題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理之所自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煖。以酌其疾證之宜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己之治療。與彼之深淺。見其功效之實也。僕平昔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爲我序之。余聞醫之爲學。古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以來。難素靈樞等書。累千萬言。自非以醫爲任者。孰克而究之。若羅君者。可謂以醫爲任而究其理之所自歟。昔王彥伯醫聲既著。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復能著書垂後。冀必然之用。其仁心普濟。當以彥伯同流。其誰曰不然。故樂爲題其端云。

至元癸未清明日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汲郡王惲序

自啓

天益上東垣先生啓曰。竊以射不師於后羿。豈能成羿日之功。匠非習於公輸。未易聳連雲之構。惟此醫藥之大。關乎性命之深。若非擇善以從之。烏得過人之遠矣。茲者伏遇先生聰明夙賦。穎悟生資。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論病者則以及於國。驅馳藥物。如孫吳之用兵。條派病源。若神禹之行水。是以問病而證莫不識。投藥而疾靡不瘳。有元化滌胃之神功。得盧扁起人之手段。猶且謙以接物。莫不忠於教人。如天益者。□□晚生東垣。族幼承父訓。俾志學於詩書。長值危時。遂苟生於方技。然以才非卓犖。性實顚蒙。恐貽□人之譏。常切求師之志。幸接大人之餘論。始慙童子以何知。卽欲敬服弟子之勞。親炙先生之教。朝思夕誦。日就月將。其柰千里子身。一家數口。內以生涯之逼。外爲官長之拘。不得免焉。是以難也。今乃謹修薄禮。仰瀆嚴顏。伏望憐鄙夫之問。爲之竭焉。見互鄉之童。與其進也。使得常常之見。得聞昧昧之思。若昧親糟粕之餘。是賜獲丘山之重。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啓。

重刊衛生寶鑑後序

夷幼承先子嚴訓。言東垣李先生醫術之精。古今罕及。門人羅謙甫深得其秘奧。二公所著脾胃論、衛生寶鑑諸書。皆補前人之未備。分門辨誤。不執於一偏。以至鍼法本草無不詳盡。誠醫家切要而不可缺者。或乃論其用藥不施攻法而多補。迂緩難用。此不能深究其旨而妄爲之說也。觀各方中所用麻黃、葛根、汗劑也。瓜蒂、赤豆、吐劑也。大黃、芒硝、牽牛、巴豆、下劑也。三攻之法。未嘗不用。特其攻補隨宜。施之先後。各有攸當。傳諸書皆已版行於世。惜乎毀於元兵。今抄本傳訛者多。吾嘗正其缺誤。欲壽諸梓。因循未果。汝他日當成吾志焉。未幾先子下世。東垣拳服膺弗敢忘。邇年以來。東垣脾胃論、內外傷辨、用藥珍珠囊三書刊板已就。今復捐俸資。令醫士錢垣繕寫羅氏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計四百八十一板。共一十五萬五千餘字。募工刊完。將以廣布四方。庶幾不負我先子平昔之志。非惟從事於活人之術者。究心於此。大有所益。而遐壤僻邑無醫之處。倉卒遇病。檢方用藥。亦必得其效也。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承德郎太醫院院判吳郡韓夷公達謹識